

书法雅言

〔明〕项穆 著

赵熙淳 评注

人民美术出版社

书法雅言

〔明〕

项穆

赵熙淳

评注

著

— — —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雅言 / (明) 项穆著 ; 赵熙淳评注.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40-3375-9

I. ①书… II. ①项… ②赵… III. ①汉字—书法理论—中国—明代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6032号
— — — — —

书法雅言

〔明〕项 穆 著

赵熙淳 评注

责任编辑 屈笃仕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3375-9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调换。

序

本书出诸一个深受理学思想陶染的明代书论家项穆之手。

有明一代，理学以其严格理性、守身崇“敬”的面目行世。正是由于此点，明代的书法很容易就流于两个极端。

明初之时，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等人，奉成祖朱棣之命编纂《性理大全》七十卷，专门收辑宋代理学家如程颐、程颢、朱熹的著作。后此书成为科举应试的必读之书。从表面来看，这与书法毫无关系，但若细究起来，则会发现书法这一本属艺术的门类已被暗暗涂上了浓重的道学色彩。

《性理会通·字学》载朱熹云：“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存法度，如端正人士，方是字。”又云：“夫字者，所以传经、载道、述史、记事、治百官、察万民、贯通三才，其为用大矣。缩之以简便，华之以姿媚，偏旁点画浸浸失真，弗省弗顾，惟以悦目为殊，何其小用之哉？”正是在这种“大用”观念的笼罩之下，书法达情表意的功能被大大削弱了。

明初诸帝如唐太宗一样都爱好并讲究书法。但大不同的是，一方面他们的审美能力不能与太宗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却大都有自以为是、独断推行一己之趣的毛病。他们规定当时士大夫必须要为皇帝所用，违者皆被惩处，善书者同样如此。于是一大批工书者充当中书舍人入侍皇室，用于缮写诏书和誊抄《永乐大典》。这类工作使得这些书家的审美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的书法在精熟、规整之外并无太多意趣可言。这样的书法一方面迎合了皇帝的审美，另一方面也符合理学家们对于书法“大用”的要求。

这是一股强大的潮流，一时间几乎所有有名的书家均涉足其中，而他们的这种书法就是广受后人诟病的“台阁体”。那个时期虽然也有陈献章之流以追求意趣、写心抒情为尚，但由于他们资学不足，并未对明初寥落的书坛造成多大的影响。

可谓物极必反，一方面是深深的禁锢，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激烈的反抗。从明代中期开始，一些思想家极力鼓吹文学及艺术应该由直觉来引导，表达真实自我。其中李贽表现得尤其极端。他批评当时有些以伦理道德标榜之人时说他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欺骗自己，应该忠实于内心的自我。后来李贽虽被挂上颠覆历史与儒家经典、蛊惑地方士绅、挟妓女白昼同浴的罪名，最后在狱中自杀，但他的思想却对明中后期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他的朋友词曲家汤显祖、文学家袁宏道皆在各自的领域实践着李贽的主张。

同时“尚奇”也是明代中后期文学和艺术中的一大特点。我们在阅读那个时期人们的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他们屡屡使用“奇绝”、“奇旷”、“大奇”、“奇幻”等词汇。在这种大背景下，当时的书法界也逐渐厌烦过于规整的“台阁体”，他们开始争相以“尚意”的宋代书家为楷模，这又是一股大潮。

然而，或许是对传统理解不深，或许是浮躁的学术及社会风气影响，这时期的书法多流于浅薄，竟出现了“南路体”、“南风体”、“梅花体”等恶俗书体。一时间书法衰陋，几乎命悬一线。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和许多阐述学书经验之谈的书论不同，《书法雅言》的行笔

并不轻松，有点与旁门左道相斗争的意味。这让人很容易就能对作者的形象产生联想——冠儒者冠，着儒服，严肃冷静，常正襟危坐读圣贤书，是一位经十年寒窗而考取功名的老儒，实际并非如此。

项穆，字德纯，号贞玄，又号无称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由于中国古代避讳的传统，到了清康熙时为避康熙帝玄烨之名，其号贞玄被改为贞元。关于项穆的生卒年，历史上并无明确记载。据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的《书法雅言》注者所考，其当生于1552年，大约卒于1597年孟夏之前，竟没活过四十七岁。此书是他四十岁之后所作。

项穆的出生地浙江嘉兴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明时嘉兴府下辖七县，称为“一府七县”。此地不仅有秀丽的风光，更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当时嘉兴棉布、丝绸行销南北，甚至远至海外。如王江泾镇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嘉善有“收不完的西塘纱”的谚语。明弘治年间所修《嘉兴府志》记载：“嘉兴为浙西大府”，“江南一都会也”。发达的社会经济往往会造就巨商大贾，而项穆便是出生在一个巨贾之家。

自南宋时从洛阳迁至嘉兴的项家，其家世经历了大起大落。明代先是出了项忠，官至兵部尚书，项氏家族遂成当时的名门望族，但到了项穆曾祖父一辈则家境贫寒。穷则思变，项穆的祖父项铨依靠经商迅速致富，到了项穆父亲项元汴时项家一跃成为全国有名的大富豪。究竟项家的富裕到了何种程度，从明代大文豪王世贞的一段记载中略可知晓，他说：“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

十七家。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资产差不如耳。”湖州的董尚书名董份，在当时号称首富，而嘉兴项家能与其相提并论，其富裕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在说及项穆的时候，其父项元汴则不能不提。事实上，项元汴在历史上的名气远远超过了项穆。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故事最早见于一本叫《蕉窗九录》的笔记，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项元汴。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别号古携李狂儒、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墨林、墨林子、墨林山人、墨林外史、墨林居上、墨林懒叟、鸳鸯湖长等。他是巨贾，却不像普通商家一样醉心于购房置地，而是热衷收藏金石书画，是位雅商。项元汴收藏极富，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他应该是除皇家内府以外，民间最大的私人收藏家了。

关于他的收藏之富不用刻意寻找就能发现许多迹象。可以说，当今存世的书画珍品上面的收藏印除了清朝皇帝的，就数他的印记最多。当我们欣赏古代名帖的时候，常会看到“天籁阁”、“项元汴印”、“子京”、“墨林”等印记，正是项元汴所钤。

项元汴精于鉴赏，善辨真伪，析及毫发。“所与交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如文徵明及其子文彭、文嘉，以及董其昌、陈淳、陈继儒、李日华、周履靖等都是他的座上宾。董其昌在《墨林项公墓志铭》中说：“忆予为诸生时游携李，公之长君德纯，实为凤学，以是日习于公。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

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公与配钱孺人歿数十年，而次君德成图公不朽，属余以金石之事。”

项元汴过世之后，这些收藏分别归于其六子。不幸的是，清兵进入嘉兴，项家累世之藏，尽被千夫长汪六水掠去。而这时，项元汴作古仅五十五年。

清代著名文学家、学者朱彝尊曾有《还乡口号》诗感慨曰：“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苎种诸孙”。真是烟云过眼，沧海桑田，当年藏品富甲天下的天籁阁，至朱彝尊前去踏访时，只有门墙上昔日词客们的题句让人抚今追昔，遥想当年之辉煌了。

项元汴有六个儿子，项穆为其长子，他是在父亲营造的浓厚的书画氛围里长大的。沈思孝在《书法雅言序》中说：“余故善项子京，以其家多法书名墨，居恒一过展鉴，时长君德纯每从傍下，只语赏刺，居然能书家也。余笑谓子京曰：‘此郎异日故当胜尊。’及余窜走疆外，十余年始归，德纯辄已自负能书。又未几而人称德纯能书，若一口也。”《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穆生于博古赏鉴之家，藉文雅交游之盛，耳濡目染，都无俗事，故其诗皆楚楚有清致。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自有一种风气也。”

项穆既不像一般纨绔子弟一样过着挥金如土、灯红酒绿的生活，也并非有着老儒般的拘严。他的好友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说：“墨林子兰台君与余同游胶庠，每台使者至，则请为都讲，声訇然满堂，人伏其豪爽，无贵介纤恇之气。已入太学，中岁颇娱声酒，尝招余出，歌童相侑，备秦巴荆越之音。晚好道，兼精八法，所

著《书法雅言》颇排苏、米之习，直趋山阴，识者韪之。”项穆是一个豪爽的人，他敢说敢讲，社会上所出现的种种恶处肯定常常会令他义愤填膺。《书法雅言》一书的出现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从记载来看，项穆和他的叔父项元淇都颇有书名，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沈思孝《陆沉漫稿》记载说：“德纯书于晋唐名家罔不该会，而心摹手追者逸少，稍稍降格，亦不减率更令。故其于《兰亭》、《圣教》必日摹一纸，以自程督。虽猛热竺寒，不暂休憩。其著《书法雅言》，上下千载，品第周瞻，近乎技矣。”可见项穆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在平日的习书中遵循着自己在《书法雅言》中所阐述的学书思想。

《书法雅言》分十七个篇章：曰书统、曰古今、曰辨体、曰形质、曰品格、曰资学、曰规矩、曰常变、曰正奇、曰中和、曰老少、曰神化、曰心相、曰取舍、曰功序、曰器用、曰知识。虽然这些篇章所表达的内容时有重合，但它们涉及到了书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正如本文开篇时所说，项穆深受理学思想的陶染，以“圣人之徒”自居。所以在他看来，书法并非是文人闲士在明窗净几间所为之雅事，而将其上升到了“翼卫教经”的地步，这是基于书法的“大用”的。贯穿于全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儒家的“中和”。但是项穆对“中和”的理解并没有流于表面，他认为书法的教化性和艺术性同样重要。于是除了《规矩》、《中和》之外还有《神化》、《心相》这样的篇章。

全书竭力维护王羲之在书法领域的正统地位，时时不忘对宋

代书家如苏东坡、米芾等大加批评，有时甚至是冷嘲热讽。其实项穆并非看不到苏、米的好处，只是当时学苏、米成风，书法流于浅俗的现实让他不得不这样做。对于项穆的这种做法，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非议。张丑《清河书画舫》曰：“南宫之书，资学兼到，故能楷法追唐，行草入晋…近日项穆德纯纂《书法雅言》，放斥苏、米，极意诋訾之，当是口业报邪，卒不能掩其美也。”项穆在作此书时就已料到人们会有非议，所以他说：“如罪斯言为迂，予固甘焉勿避矣。”但若明白项穆匡正时弊的苦心，也许对于他的一些作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本书就比较客观，云：“（项穆）虽持论稍为过高，而终身一艺研求至深。烟楮之外实多独契。”这条中肯的评价，可以作为我们阅读本书的一个参考。

一位外国美术史家说过，历史上的每一本书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均包含着对以往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后来的影响。项穆此书也是如此。如今书法界又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和项穆所面临的有相似之处，所以此书的价值也超越了时代。

由于我们早已远离了古代传统，阅读古文对某些读者来说是不小的困难。再者，许多书法术语对于非专业研究的普通爱好者来说理解它们的含义亦是难点。所以我们在本书中对于大部分读者不熟悉的字词、人名、地名以及所引之文的出处等一一作了注释，并且在注释中时常加入了对古代文化的阐释。作为一个普及性的书论注本，笔者尽量追求注释简明，不做繁琐考证，但是所有的注释都保证有所出处，保持准确。

另外，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把每个篇章按照意思的远近又分割为字数不等的小段，每小段之下大都附有点评。由于书法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因此这些点评也不单单是就书法而论书法，它们会涉及很多方面，或其他艺术门类，或文学，或历史，或哲学，甚至是音乐、家具、美食等等，以期使读者在书法之外多所获益。

有时文字的阐述并不能充分的表达意思，它还需要更加直观的图片，于是我们甄选了近百帧图片，并且在大部分图片下面附有文字说明，以便读者参考。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一些书籍，如王镇远先生所著《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李永忠先生所编《书法雅言》（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还参考了一些期刊及学位论文、当代学者的访谈录等，在此不一一列出，但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感谢！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注评中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赵熙淳

2012年3月26日

目 录

序·····	1
书统·····	1
古今·····	17
辨体·····	33
形质·····	41
品格·····	50
资学·····	59
附评·····	69
规矩·····	87
常变·····	102
正奇·····	109
中和·····	123
老少·····	131
神化·····	136
心相·····	153
取舍·····	164
功序·····	176
器用·····	185
知识·····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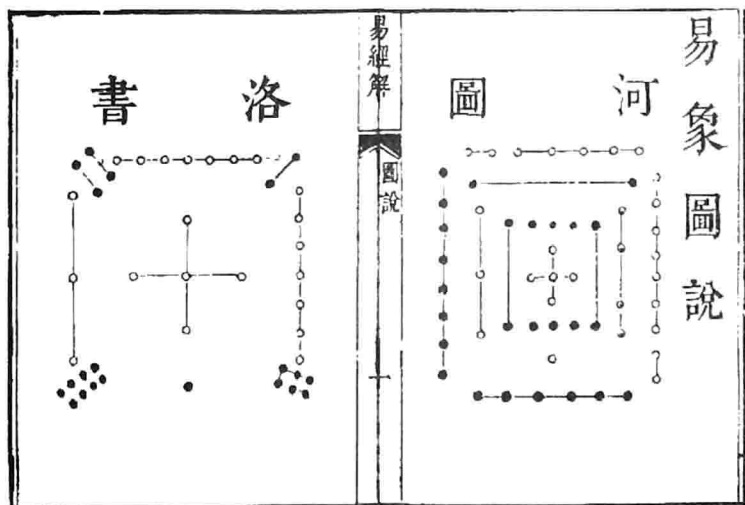
书 统

河马负图^[1]，洛龟呈书^[2]，此天地开文字也。羲画八卦^[3]，文列六爻^[4]，此圣王启文字也。若乃龙凤龟麟之名^[5]，穗云科斗之号^[6]，篆籀嗣作^[7]，古隶爰兴^[8]，时易代新，不可殚述^[9]。信后传今^[10]，篆隶焉尔。历周及秦，自汉逮晋^[11]，真行迭起，章草浸孳^[12]，文字菁华，敷宣尽矣^[13]。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14]，百氏九流^[15]，诗歌之劝惩^[16]，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17]。

【注释】

〔1〕河马负图：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而出。此为传说，言上古“三皇”之一的伏羲在位时，有龙马出于黄河，其背旋毛为图，伏羲根据此图推演出八卦，即为儒家经典之一《周易》一书的来源。此事最早记于《尚书》，《易·系辞上》亦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2〕洛龟呈书：神龟背负“洛书”从洛河而出，此亦为传说。言夏禹治水时，有神龟出于洛河，背有裂纹成图案，蕴藏天地之机。大禹据此治水成功，划天下为九州，又定国家法度。汉代学者认为“洛书”即《尚书·洪范》的来源。



河图洛书 载宋朱长文撰《易经解》(明崇祯四年王文禄刻本)

关于河图、洛书两者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汉代刘歆认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两者对立统一，相对相生，一起成为中华文化中阴阳五行术数之源。

[3] 羲画八卦：伏羲据“河图”推演出八卦，见注[1]。

[4] 文列六爻：周文王将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每卦六画，故称六爻。

[5] 龙凤龟麟：指现已失传的“龙书”、“凤书”等象形装饰性书体。

[6] 穗云科斗：现已失传的“八穗书”、“蝌蚪篆”等象形装饰性书体。

[7] 篆籀(zhòu) 嗣作：籀，籀文。一般指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字书《仓颉篇》的文字。此书早佚，而东汉许慎所著字书《说文解字》中还保存了二百多个《仓颉篇》字形。籀文早于小篆，其作法大多比

小篆繁复，有的学者亦把籀文作为大篆。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这些文字“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规旋矩折之意多”。嗣，接续。

〔8〕古隶爰(yuán)兴：古隶，本指隶书尚未成熟之前的早期带篆意的隶书，这里泛指隶书。爰，乃、又。

〔9〕殫(dān)：尽。

〔10〕信(shēn)：通“伸”，伸展、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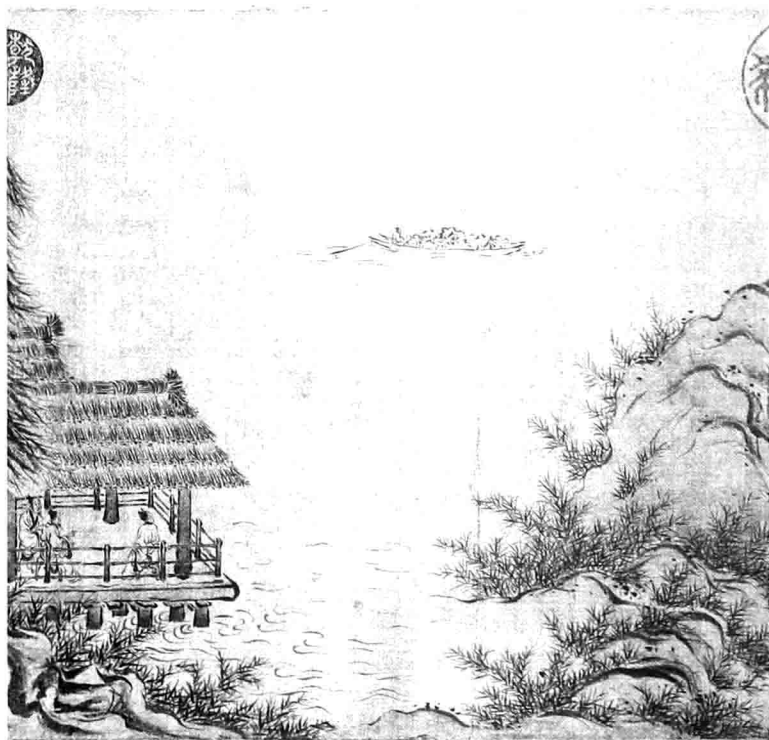
〔11〕逮(dài)：及、及至。

〔12〕章草：本指早期草书，与今草不同。其始于汉代，还保留有隶书的形迹。项氏在这里以此泛指草书。浸孳(zī)，逐渐孳生。孳，滋生、繁殖。

〔13〕敷宣：铺展、显露。

〔14〕玄文内典：讲玄妙道理的文章和佛家的教典。内典，又作内经、内教。指佛教的经论书籍。佛教重内外之别，有“习外典如以刀割泥，无所成而刀自损”之语。《佛祖统纪》卷三十九：“沙门道安作《二教论》，以儒道九流为外教，释氏为内教。”

〔15〕百氏九流：诸子百家和众多学术流派的总称。九流：一般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纷起，各国情况大不相同。而这种局面恰恰为思想界的自由提供了沃土，于是各种学说、各个学派乘风而起，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首次将



宋马和之《小雅南有嘉鱼篇》(局部)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年即公元前1100到前600年左右的诗歌305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诗，故又称“诗三百”。先秦典籍被秦火焚烧后所剩无几，《诗经》靠口耳相传得以保存。汉初传《诗经》者分四家，即鲁之申培、齐之轅固、燕之韩婴、鲁之毛亨，后毛亨传赵之毛萁。他们所传之诗分别被称作鲁诗、齐诗、韩诗、毛诗。鲁、齐、韩“三家诗”今已亡佚，独毛诗传世。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而全书第一篇《关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是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为《毛传》作“笺”，至唐代孔颖达又作《毛诗正义》。

百家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沿袭刘歆的说法，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16] 诗歌之劝惩：指诗歌有劝诫的功用。《毛诗正义·序》曰：“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黜，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17] 翼卫：护卫。

【点评】

古人论事往往先辨析源流，本篇名为“书统”，即论述书的渊源流变。而在这里，书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指书法，一指汉字。汉字是书法的基础，书法和汉字是不可分割的，所以项氏把书法的相关问题直接转移到文字的相关问题上。古代许多书论如清初顺治年间书家宋曹所作《书法约言》在论述书的起源时都采用了同样的写法。有了这样的基础，书法就顺理成章的被提高到了“同流天地，翼卫教经”的地步，成为了“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